



猶園第九目錄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徐生遇顧文康

黃生遇顧文康

蔣鱸錯名代死

應山秀才入冥

徐思省入虎頭城

朱總練遇金甲神

金鍾觀冥中事

穆御史判冥

王觀察誤入牛阜

南濠錢氏子還魂

謝家殺蛇被訐

比部郎奪官償算

徐文敏誤入酆都

猶園第九目錄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泰山使者取人魂

二王秀才入冥

劉秀才入冥

飲馬橋鬼魂

屠兒前生公案

倪鐸誤替楊司理

顧偉見地獄變相

姚大理冥中辨荅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孫陳雷三應冥數

達上人入冥

猶園第九目錄



猶園第九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上海陸文裕公子淵諱深死五日而甦急呼家人取紙筆登卽記錄因口授云初死時見妻孥環繞而哭語音歷然此身已忽坐堂上矣有吏二人口稱奉大王命迎相公文裕不及訊遽有數人舁軒車于階下身不自由遂升而行其疾如風行數十里須臾至一所若館驛廡

猶園第九

冥跡

一知不足齋重訂

宇吏請相公換小帷車文裕不得已從焉又行數里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吏復請相公下車步行文裕謂我老矣不能行兩吏便掖之而行行如霧中足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來貿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王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儀具如王者凡經數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一吏守文裕共立階下一吏先入跪稟奉大王命追到陸深王聞文裕至整簪冕降階盡禮傳呼甚嚴已而延坐謂文裕曰子淵不識吾耶文裕仰視而對曰莫非昔年同學蔣熹乎衆雜然呵責

王止之曰此吾故人也無相驚蔣熹太倉人九歲爲諸生十七而天奇才與公

同學是時文裕已知身死矣悲感久之告王曰某在世間

無大罪惡不知可從故人乞靈復返陽界乎王曰子淵

世壽八十因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減算一紀極于六

十八而止矣奈何時文裕年正六十八也文裕不信曰且請檢某

算壽幾何若合命盡伏聽處分王遂召冥官須臾一官

抱案入來檢出捧呈王王令送文裕閱罪狀昭然壽命

已減文裕慚謝王謂文裕曰本司有二等簿一黃簿是

記縉紳學士祿壽上帝爲政某不得而與也一青簿是

狗園第九 冥跡 二知不足齋重訂

記士庶祿壽此則某爲政或可增損其間耳且上帝有

敕到某故敢相邀速令取敕來須臾復有冥官捧敕至

唱文裕罪文裕再拜伏罪取而閱之籠文烏篆爛然黃

紙中因告王曰某罪狀已不敢辨若放某回當勤行善

事以贖垢愆也王曰帝既下敕孰敢違忤脩補已無及

矣念故人之情放歸二十日處置家事訖卽來隨遣吏

送出復令止之云請一觀地獄苦報可言于世人也吏

引文裕遠近至十八重地獄備諸楚毒與人聞所畫變

相無異又盡見親友衣冠中之亡歿者數十人呼之卽

諸相與抗手悲泣衆謂文裕曰兄若不積罪狀蔣君之位要兄代矣兄今去速來復悲泣而別吏趣之行行更疾甚涉水不溺信宿乃達黃浦入門見已臥于牀上妻孥依然環繞而哭遂驚寤却後二十日長逝馮觀察時可過其家出公所記如此

### 徐生遇顧文康

隆慶年間蘇州閭門內劉家濱傳神徐生名珏得病暴死經一晝夜既殮忽聞扣棺聲甚急聽者驚走其妻子不得已命匠工啟視果活矣久之始能言言曰初被人

擒園第九 冥跡

三知不足齋重訂

將去地獄備見諸苦不可盡述最後至一大府廳事雄敞護衛甚嚴立珏于堂下見堂上而南端坐官人紫綬金章形容貴倨乃是崑山顧文康公鼎臣也昔年曾與文康公傳神公細認珏驚而引之登階謂曰若何以至此待取文簿閱之及檢文簿年命猶未盡乃是冥卒錯喚同姓名人公亟命放還親送珏從西廊下而出見一人跪于地以青石壓背上者葺門陳龍翹也又二人秤鉤摘背于梁者清嘉坊張豫及衛前陳懷國也珏既別公在烟中行良久若有人推仆之者遂蘇遽使推驗三

家葑門陳病吐血清嘉張與衛前陳則疽發于背陳道復第三子桂說其事

黃生遇顧文康

黃生嘉玉字同朱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膽力好擊劍善爲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三十而不娶萬歷中黃生初喪父憂居其年郡城大疫忽染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溫時方暑月家人具棺請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四日而甦甦亦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漿稍能視矣又二日

繪圖第九 冥跡

四知不足齋重訂

是第九日始能言具述所經之跡玉初死時無追攝不知何人移置一曲室中室有牖天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臥于牀牀頭挂所常佩劍妻孥親故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隊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惡之覺困憊中無力起遂旣去久之復來各各據牀而坐玉怒甚彊掙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舉頭見牀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喪事四旁乃有此不祥之物何爲見于牀頂豈吾已遊泉下乎愕不自勝急尋出路宛轉行廊廡間始

有門門外皆曠野荒郊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誤踏泥  
淖中約可數里許纔有人烟村落俄望見高城一座城  
甚壯麗逡巡到矣便入城城內有通衢夾道皆市廛闔  
闐屠門米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鐵或飲酒吹笙絕  
無相識但覺冥冥漠漠終不覩日月之光賈勇前進不  
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玉竦立路傍埃之  
侍從威儀與陽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  
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座上細認之是崑山顧文  
康公鼎臣也文康與玉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便

繪園第九 冥跡

五知不足齋重訂

于車傍呼之文康回首盼玉問汝何得來此命吏挈之  
行旣達公署巍峩如王家宮殿此吏雖許挈行棄玉門  
外竟入署中玉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坐第一席文  
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間京兆尹左右轄之官玉  
心惶悸不埃其召溷于人叢中而入隱身檐下又見罪  
犯皆著單絞露頂膝行以進長啼如沸大僚閱籍註罪  
按十二生肖定之勅云某人合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  
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  
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皆犬矣惟婦

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乎並來牽玉持叉直刺文康厲聲曰吾查簿籍渠算且未盡速放還家勅獄卒送出城門既出見牛頭馬面者悉是假裝卸依然人也玉便與格鬪被趕入一荒田小徑中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汗如雨覺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 蔣鱸錯名代死

無錫縣鄉民蔣鱸在家無病白晝見兩冥卒狀甚猙將一帖子來取鱸視之因唾其面曰誤矣召諸子而諭曰

繪圖第九頁跡

六知不足齋重訂

地府所取者乃蔣專也帖子中具載明白鬼誤至吾家耳且渠名是專壹之專吾名是鱸魚之鱸渠家住惠山寺前吾世爲懷仁鄉人彼此何相干涉汝速備酒果香燭于中堂召巫者來爲我虔誠上章白其見枉于帝兼市羹醪速領取者二人出去俄而巫至乃三家村中小巫也初不依鱸所敘章奏中畧無宛轉但列鄉貫姓名哀祈請免而已章既焚有頃鱸忽罵其子曰令汝辯白吾寃反證假成真吾今代蔣專死矣速治木無他言其夕遂卒後訪惠山寺前蔣專竟亡恙



應山秀才入冥

湖廣應山縣秀才二人同志甚歡才名亦相伯仲一日某甲無病而死息雖絕矣其屍尚溫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妻孥詢其所以搖手不言但問某乙亡恙乎曰亡恙遽命取衣巾來著之召其子具一帖子書姓名其上彊披而出門詣其家乙方赴他約未返也甲長跪階下家人望見笑聲問堂無不以爲狂誕趣使人報乙還既至甲便擊額數四乞命于乙乙笑而謂曰吾與卿椒蘭久矣聞卿死而復生不勝喜躍何求不得而必拜

繪圖第九 冥跡

七知不足齋重訂

懇如是乎固扶其起不從詢所以亦不肯言曰某有罪被錄仁兄主管人間命籍欲乞判斷釋放若能見憐但賜一帖足矣乙曰安有是也不得已遂索丹筆判帖上某人放還并與增算具日月署名于後甲便拜謝而起乙拊掌大笑謂其妄也甲既得帖却從容爲乙具陳冥中事且泣然流淚云仁兄將爲地下主者恐不久于世矣某始死卽有鬼卒守押以行人烟市肆儼若世間到一處若大寮公署卒欲引入有一冥吏出曰上官交代匆匆不遑治牘何不放還以俟後政某問後政何人吏

卽稱仁兄姓名某大驚曰此吾莫逆友也吏曰果爾今放汝還三日內索取新官帖來焚之入冥罪可釋耳某叩頭致謝敬當如教吏遽叱鬼卒送歸遂尋歸路不覺便活乙聞其言大恐無復致疑急處分家事以待明日日午忽聞人馬聲到門相迎遂與家人辭訣沐浴冠帶如睡而亡矣甲建醮焚帖一如冥吏之言後果獲延年楊給事漣親爲余說此

### 徐思省入虎頭城

常熟邵舍有徐思省者文恪公雲孫也其人刀筆之雄

猶園第九 冥跡

入知不足齋叢書

萬歷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縣踐更受笞于令歸而病疫以死死後家人舁棺欲殮捫其心下微溫遂置屍于棺蓋上三日而後甦具述初死時爲冥吏二人攝去行四五里許悉是漆黑澤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明前進則城郭宮闕在焉訊之卽閻羅天子所居也冥吏將思省至殿前階下跪却傳言用刑有獄卒數人皆牛頭夜叉之形押到一大車輪上其狀若人間牛宮水車週遭浴鐵數重皆刀劍也先已反接三十二人在思省至又增一人見四獄卒用長鎗跨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

刀尖割過痛楚萬狀骨肉消落頃之復起報命殿前便  
傳言付獄獄乃一大城子榜曰虎頭城四圍皆鐵柵爲  
藩中四百多人在焉思省問何時出乎衆譁而笑曰我  
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死人也乃思出頭日耶思省曰  
吾父母妻子俱未了安得遽至于此言訖淚下悲不自  
勝見鐵柵之外有男女若干人白衣巾帽或髻或總一  
如世間服飾往來于外自若思省乃私語同獄者曰此  
輩何以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安得有罪  
非久託生善地矣徘徊嗟歎之間忽遇插花李王過獄

猶園第九 冥跡

九知不足齋重訂

門外見思省遽闖入與相勞苦謂曰汝三世住河洋供  
養我于家廟中香火不斷我忍愆然不爲之援也徐而  
挈出守者有難色李王怒而叱之旣出獄令思省止于  
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出曰免矣放汝還世間將復  
有十七年陽算以萬歷十八年二月十七午時死汝宜  
勤心爲善也給與一符記卽命前所攝二冥吏引歸仍  
至水潭畔推墮之遂活視其身偃臥在棺蓋上耳絲是  
傾家奉佛持齋者一十七年至萬曆十八年二月十七  
日延善侶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嘔噦倚于艦蓋而卒

其日會中有一人不至翌且此人親見思省帶皂羅帽著藍袍方鳥相遇于途謂曰汝昨何以不來念佛即修行是世間第一事汝夫婦宜力行之言訖不見過其家具述所遺衣飾宛是棺中所殮者一市人皆信佛法矣

### 朱總練遇金甲神

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爲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某徧觀地獄種種諸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救主者怒始

### 繪園第九 冥跡

十知不足齋重訂

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爲怨家牽引姓名乃逮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語云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犁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爲悚然

### 金鐘觀冥中事

徽州休寧人金鐘爲縣秀才以事誣誤黜去遂家于楚之京山善入冥觀冥中事人欲知父母妻子亡處則必倩之往通信問冥然若睡或一日或二日三日家人不

敢驚其魂魄及寤談及地下歷歷如見聽者莫不流涕焉一日鐘忽謂京山友人曰吾昨過閻羅天子殿前見其案上一簿籍將徽州太守胡公休寧令丁公姓名兩筆勾却此不知何說也友人曰子妄言若此不慮患乎鐘曰此地去新安二千餘里何從聞之其年大計二公後先罷官楚人於是驗金生之言不妄矣生至今猶在

穆御史判冥

楚黃岡縣穆天顏號象元子秀才時嘗入冥爲地下閻羅王蒞任之日被樂騎乘迎導如世間威儀九殿閻羅

繪圖第九 冥跡

七知不足齋重訂

咸來會席其形狀可怪可愕穆心凜然有吏在傍私語曰相公莫怕恐失觀瞻穆一日治事于堂見所解囚犯中婦人形貌宛然親姑也穆令近前認之毫髮無誤遽令放還及寤謂家人曰姑家得無有恙乎往視之其姑適病寒死氣且絕矣中夜忽蘇亦方語其兒曰吾與數人同被勾攝至地府錄對見堂上坐一官人細認之是穆家長哥也放我還陽問汝可詣謝語未畢適穆家人至敘話畧同如是者八年或半月或一月入冥治事畢復還其家了不爲異後有代政者遂絕不往穆登戊戌

進士今爲名御史

王觀察誤入牛阜

吳興觀察王公豫一日病熱死見冥官發入牛阜中令託生爲牛遂有兩夜又押王入阜穢汗狼籍惡不可忍又見欄外挂牛皮數百張訊此何用獄吏笑云請尊被其一向人間作老牛耳王大恐念何緣得免此惡業當修行善事懺悔垢誓忽牛阜之西有小穴其竅如斗大光若皎月王卽倪身而出吏跡之不及遇一白衣人坐堂上問王亦思悔過乎王俯伏階下叩頭乞援白衣人遂引之數里許指其歸路謂曰汝從此歸尚有陽壽若干年但不可忘修行念頭也三日始甦猶未殮從此舉家奉佛專行善事至今猶在親向人說此因緣

南濠錢氏子還魂

南濠錢孝廉仲弟二舍士完萬歷癸未病死死後一月其叔宏先爲名醫所居鄰並家有故蒼頭壽郎者偶行社壇上白日遇城隍神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見二舍于後隨行忘其死矣因問向居何處士完曰我憶念家中方欲往看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今欲假子之身暫附

而歸可乎壽郎許諾便轉身還家入門主人呼之不應叩其故壽郎曰我錢二舍也叔氏應呼我爲姪今將歸吾家已而言動非壽郎矣宏先駭而叱之使人守護便從隔壁呼其父母兄弟來家辨認語音舉止信二舍也酬對如常歷然可聽詰其家人姓氏至于小名排行及生平隱事一一皆知索平居所著巾幘衫履衆便檢與著之晝則相共談笑夜深乃寢飲酒啗肉擲色行令悉無異于生時但數欲呼其婦與相見孝廉堅持不可竟拂其意咨嗟者久之每竊聽其婦帷中哭聲私自掩袂

繪園第九

真跡

三知不足齋重訂

嗚咽而已又能道幽冥中事及親見所亡過中外親識之人現在某處陳說罪福苦樂因緣聞者泣下若聽雍門之琴矣吉凶休咎言無不驗以是遠近愈惑之五來訪問事如神明衆問修行人亦受地獄諸苦乎曰持齋戒者死得樂報處于淨業堂中無所苦也名醫孝廉素不信因果之說意爲妖怪所憑心厭惡之驅遣無策如此一月有餘完語其家人曰天曹命我爲雷部神已爲我娶城東某氏之女作配明日夜半聞馬聲至吾其行矣爾日伺之容色慘然抵暮忽與父母兄弟拜別反闔

其戶而寢中夜果聞門外有馬蹄蹴踏已又聞其聲隱  
隱向空而滅衆取火啟扉視之中幘衫履皆委于地若  
蟬蛻然神已去矣但辮髮作卯角如舊宛然故蒼頭壽  
郎也衆聽其喉中忽響便復蘇活壽郎活後精神恍惚  
若癡醉人三口方能言衆推鞫之具說本末云二舍令  
某代役地府幸腰下解一小金牌與某作符記某當初  
死時兩脚甚健趨走如風東衝西突者凡三日夜悉在  
深谷曠野斷砂荒積之中足力憊矣適遇一冥吏捉臂  
止之驗其所懸之牌是真乃收訖引入空城子內與諸

繪園第九 冥跡

占知不是齋甫訂

人共住粗給飲食亦無驅使某懵然迷亂者經時不知  
何緣復活自此壽郎戒絕酒肉從師披剃出家于慧慶  
寺法號東明和尚數年而終余猶及見之焉後訊城東  
某氏之女其家驢磨爲業亦以是日死矣乃知宣室志  
幽明錄所記借屍還魂之事種種不一非寓言也按稽  
神錄載番禺村女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  
衆昏姻之禮一同人間姥呼其婿爲雷郎

謝家殺蛇被訐

吳江謝甲家世行善其年元且起見蛇橫井上心訝以



爲不祥家人爭共擊殺謝禁之不能止三日後謝卽暴  
死死見地下主者如閻羅王狀叱曰有人訐汝以人命  
謝曰某平生積善未嘗有殺人事也王曰非人命卽物  
命有之乎謝曰有之歲朝卜一年之休咎今見井上有  
蛇命爲不祥故見殺于家人某亦嘗力禁之非其罪也  
王召蛇至謂曰汝卽死于非命奈何以一善人償之呼  
判吏檢其籍尚有陽算十八年王曰地下一日人間已  
是半月矣汝卽求歸而故宅已壞將如之何遣其卒暫  
送至河南某府某縣范家託生爲男了十八年之數謝  
固不肯行云某有父母妻子未了寧死于家不願受生  
范氏判吏復爲之跪稟王于是命急送還家旣甦猶未  
驗纔半月家人爲其心頭肉煖而微動故待之其人行  
善如故至十八年竟亡恙又十八年壽至九十一而終  
乃知人壽有可延之理矣

### 比部郎奪官償算

有比部郎某者中于讒無罪而挂吏議歸數月矣夢一  
人告之曰君當子貢之年比部曰嘗聞端木五十六歲  
余今五十四矣其不久于世乎更數月又夢一青衣人

持虎頭牌召之曰帝有命可速行追隨至一公廨若王者之居青衣人止之于門見有冕服而坐堂上者呼使入賜之坐謂曰子平生正直而以讒構奪其官吾將以壽償子更爲注陽算十年黃陝州云此公尚在

徐文敏誤入酆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爲翰林院編修冊封琉球國還遇海颶大作樓船飄泊一磯嘴上人烟斷絕道路蕪菁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在船悶甚頗思開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遙望見孤

繪圖第九 冥跡

六知不足齋叢書訂

峯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欲窮其跡猛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覺路漸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酆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遽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於小徑中來文敏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爲翰林官因奉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遺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爲耶視其狀貌依然爲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爲妻日來餽食何

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銜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敘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閣無勞閱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聞天子問冥中事乎判官曰既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名某敬爲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備判官遂出素紙十番敘文敏親書官銜姓名如人間參謁禮將引而入榴花數目文敏而識之曰茶至郎君卽傳遞左右慎無妄嘗

繪園第九 冥跡

七知不足齋重訂

文敏唯唯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嚴刺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袞垂旒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禮東西列坐文敏坐東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遞去訖便問嘗見人間塑十殿王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天帝使某等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爲政不知地下亦如是否乎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

紙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爲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爲最勝亡者一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彊之乃引至一狎狎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爲雉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飛出烈燄赫然光屬數丈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閉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騶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賓僚無不奇歎後果爲吏部侍郎子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于腰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下訊之荅云奉敕腰斬徐侍郎也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蘇城飲馬橋下居民汪國昂編竹爲篔簹人呼之曰汪編箕萬歷壬子年二月病瘵而死第四日乃蘇具述其事于鄰人云初死時見冥卒一人用赤纆縛去如從陰崖暗谷中行不覩天日至一處有井井傍有籃盛之而下見第一殿王將某拷掠畢復送至第二殿並從井入

漸低漸深輾轉傳送直至第七殿深無際矣拷掠如初傳聲將某送至轉輪殿受形爲畜生某苦告求還見王檢閱簿書默然良久便云賜銀三十兩量延一年被前冥卒牽出不絲舊路徑到大海岸推墮洋中便活汪小人也既活不肯勤修反改業爲縣門幹力鬻父所遺居得二十五金又措人先後恰得五金首尾一年果以癸丑二月某日復死

泰山使者取人魂

王御史有功內兄查敬廷嘗語其親戚中一婦人臥病

猶園第九 冥跡

九知不足齋重訂

經年淹纏牀蓐忽夜夢有黃衣吏持一布囊至囊中先有一合子云吾是泰山使者特來錄汝神魂無他也解囊啟合取婦人魂合之結束其囊于背負之而去明日婦人病遂劇越三日乃卒

二王秀才爲冥王

長洲縣甫里村有秀才兩人皆姓王一名憲章字以度一名炳勳字子元同姓同里同學相善同弟兄不同族也萬歷己亥憲章有疾臥于牀不能起至秋七月炳勳亦病病經少日恍然如夢忽有兩青衫人領去夾扶其

身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曠野見公廨如人間都御史臺猶未開門訊之領人曰此陰府也府塲上人烟湊集車馬馳驟但陰霾蔽天不覩日月之光回顧有一術士設帳談子平五星炳勳便話甲子與看術士曰君命盡于閏年必過不得也炳勳誤閏爲壬問曰某今年四十有七若到壬子只數年事乎術士曰猶恐目前難過非有大陰功上帝不爲君增算也酬對未畢公解門開引入者凡數百人炳勳亦隨領人而入俯伏階下不敢仰視見冥官坐廳事東偏戴金冠衣黃袍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以次呼囚犯名問閣至炳勳便降階扶起已而延坐謂炳勳曰良友何須行世間苛禮端相其狀則憲章也曰一別不覺幾月矣炳勳曰人皆以死爲苦如兄貴爲王公雖莊生所云南面王樂豈是過哉不知何修而得此憲章曰談何容易某與玉皇香案吏一人往有夙緣得冊立爲冥王兄將來與我同升矣然裏面尚有閻羅天子之尊總司冥務標冠綠纓我輩皆其所節制者也因命左右取章服與炳勳服之其時有一緇衣一黃冠至與憲章揖不禮炳勳炳勳私計此二人豈

卽人間所稱五方座上匡阜與白鶴觀中仙官之類乎  
遂問天子殿前相見之禮若何憲章默然良久曰見是  
犯人還須囚服對簿且不宜僭用此品服也復命左右  
將一寬大青衣蒙覆其體用皂帕抹額頤報殿上開門  
仍著領人引入又經數重門則宮闕巍峩槍架羅列文  
繡炳煥金碧輝煌天子端冕南向而坐官吏環侍兩旁  
近數百人各齋文書請天子判署同入而俯伏者炳勳  
居三其第一人泣告曰可憐客死于途妻子不得相見  
第二人亦泣於是炳勳不覺悲感淚下如雨厲聲而呼

繪園第九 冥跡

至知不足齋重訂

曰某一生爲善正直無私天子大怒罵第一人曰是你  
哭起衆人皆哭叱手力齊手提下杖之未及行杖手力  
捉炳勳不定先擱其腰一下痛而驚覺腰如折矣旣覺  
病良已不告憲章竊話其夢于友人李中軍成龍成龍  
取紙筆疏其語遂爲好事者傳播于外憲章稍稍習聞  
至八月終憲章病且加劇謂其友曰子元有夢而秘不  
我告何也便召炳勳至榻前苦詰之輒爲具陳顛踣憲  
章笑曰旣有侯王之貴寧復以幽顯爲恨乎至九月初  
十日呼湯沐具衣冠臥于榻是夜甫里村民咸聞空中

有人馬聲颯若甚雨自北而來直入憲章之室有頃憲章卒又聞其聲隱隱向北而去自是人皆惜憲章之才而異炳勳之夢矣無何十月下旬長洲縣錄科舉炳勳就試畢倉皇出葑門驀于子城內遇惡少年乘怒馬奔突入城馬首正中炳勳之胸顛仆于地僮僕掖而登舟嘔血數升至十一月十五日相續而殞推驗其年己亥是閏四月術士談星于地下豈非妖徵之先見者乎至三十三年乙巳凡經七載兩王君之墓木拱矣秋七月成龍家顧貴染疫猝死死後三日而蘇告其主人曰某

繪園第九 冥跡

至知不足齋重訂

被人追攝去路經一獄獄門封鎖而有竇無異陽間瞥見王炳勳官人披麻著孝在獄門內問某何得來此某對曰有攝人將某而至不知何等王曰吾掌簿籍知汝世壽未盡當是錯追我亦因誤錄一縣令故有謫事三日後限滿出獄上帝仍許復故職矣因謂攝人曰何爲濫取速放彼還臨去呼某復迴慙語曰有一小孩子爲我方便帶歸卽于獄竇中遞出紅衫孩兒與某抱持某隨路而還將到家經王官人門首見其小新娘子映戶而窺懷中見亦忽驚啼便交與之方入戶不知何人



推却得活時二更初矣喚婦令起燃火而貴方雨汗交  
浹成龍聽話歷歷不覺大驚明日凌晨王家遣女奴來  
報曰昨夜小新娘子免身生男相煩轉乞醫家一服化  
毒丹其時炳勳之繼母初死纔驗首七故冥中亦著凶  
服也按梁清傳云鬼有敘弔不異世人豈虛語哉成龍  
因以德祖名其孫今漸露頭角矣炳勳家故貧凡喪葬  
嫁娶之事悉成龍爲之經營吳中孝廉俞琬綸故炳勳  
門下知名士亦高脫驂之義焉

劉秀才入冥

繪園第九 具跡

三知不足齋重訂

長洲縣吳塔村有秀才劉永清者蹟于名場以老年六  
十病疫而死死九日背肉已腐復甦自述云死時方熱  
極發狂不知身在何處見冥卒二人身衣黑持帖子來  
攝家中陳設羹飯祭之視其噉飲不異生人亭畢便攝  
去將至岸側呼一小舟寄載舟中出帖子示清爲旋風  
忽捲野火燒却遂不及覽俄而水勢滔天舟歛將覆二  
冥卒督促入水清有難色卒云我二人先入君尾其後  
可也不覺隨之俱入身在水底行矣耳畔但聞波濤澎  
湃聲約數十里許行至大石橋甚陡二冥卒復逼行清

股栗不能上二冥卒掖而過之騫見曠野無際陰霾蔽  
天又約數里許始近城郭引而入城被摔其頷疾馳至  
一公署大闕廣殿環衛甚嚴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  
者冕旒端笏兩旁侍從數百人具如吳城元妙觀東嶽  
廟中之儀有冥吏西向立閱視名簿訖唱云無大罪惡  
發疾疫司聽勘二冥卒卽押之出旣出見門外一囚蓬  
跣著柳急呼劉官人清徐視之乃郭吏部家監奴小周  
也小周云官人出此門便獲亡恙仍歸陽世去矣到家  
煩爲白某妻子檢篋箱中文券十三紙可速焚之某爲

猶園第九 冥跡

語知不足齋重訂

此公案未明受諸罪苦也俄見數小兒相率嬉戲中有  
熟識逼而察之乃是女奴新婦之子茅孫清居平所鍾  
愛者以暹死月餘矣俄又見清之祖父父母衣冠儼然  
如生並在一空室中驚謂曰兒何以至此清具陳其追  
攝之故清祖生爲鄉貢今在冥中亦有職掌聞發司以  
勸喜曰兒年命未絕若發疾疫司我當爲兒周旋從未  
減釋放矣二冥卒促之行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書山  
積吏胥鼎沸堂上二大僚偶坐如人間左右方伯狀搜  
尋名簿閱訖却謂清曰措大雖無罪惡聞有小口業量

罰瘡瘍三年右者曰太輕左者曰念其祖薄分恕之此  
二冥卒押放還家遂被扶却出城但行如馬駛都無所  
知恍若夢覺清後果病瘍三年復享壽二紀而卒里人  
顧植與清善見其傳說云爾

### 飲馬橋鬼魂

長洲縣郭秀才家住府治東飲馬橋南里人呼爲郭出  
糞萬歷二十八年八月內有販人十餘輩常于夜半挑  
空擔出封門外販鮮魚入城零賣路經飲馬橋其夜籠  
月依微忽見有男子三人帶兩婦人婦人手中各抱一

### 猶園第九 冥跡

蓋知不足齋重訂

孩子共大小七人披枷帶鎖一齊上橋小憩橋欄邊販  
人驚謂此時尚早何緣放罪囚出獄不明何等既去凌  
曉販魚而還郭家被里舍惡少夜半出捉蟋蟀誤將紙  
燈煤塞籬壁中隔籬悉是藁積延燒臥內廬舍蕩然死  
於火者三男子兩婦人又兩孩子共大小七人焉始悟  
夜半橋上所見者卽鬼魂也其後七人魂入惡少之家  
晝夜爲祟依附其家男婦孩子索命不絕未及半載惡  
少無病而殞戚伯堅說

### 屠兒前生公案

吳縣西山梅舍村民顧甲屠豬爲業萬歷己酉年間白晝被兩人攝至東嶽發山陽縣審有羣豬來索命縣官曰且無暇理現世人命事汝前生非鄭汝弼乎殺人公案猶未結也召訟者至姓王對簿于庭訟者曰汝怙勢凌人欲污吾妻不從便抽刀洞胸以死冤憤百年爲證人不到耳今到可償吾妻命也官遽追集證人證人對詞含糊官因召冥吏檢籍視算報曰算未盡官乃判案云審得鄭汝弼係鄭尚書之子倚勢淫殺理或有之但凶器無存干證支吾況年代既殊姓名各別姑俟算盡併追完卷判訖命吏高聲誦之凡三遍問顧能記乎曰能于是放還顧既活素不識字口授其父筆之手書傳于遠近靈巖黃習遠說

倪鐸誤替楊司理

嘉興縣楊鐸字斯覺擢萬歷庚戌科第司理吉安尋以病改教至癸丑之歲年六十矣復患癘下不止決意求歸當路卒遂其請楊少慕釋教嘗持戒菜食至是抵家病轉劇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釋中元日延請至行沙門大設佛會強掖于佛前發誓剃度爲僧髮祝水半

而夫人出闕遂中止其半猶未祝也不意是日有追攝鬼使在門聞經唄聲不敢入適對門鄰人倪鐸酤酒爲業忽詣楊宅見緇流作佛事笑謂其左右曰人生固當死佞佛何益薄命貧苦貴人能料理吾家請以身代衆皆嗤其妄言言未畢出遇鬼使現形直前持其袂收縛之云奉命追楊鐸今其家供養聖容鐸又祝髮我不敢近幸汝同名却肯代死何容推諉便請前行倪身纔入門魂乃隨去去時累廻顧其妻大呼云某命未合死與合死者楊鐸同名一時失言爲鬼使捉替曲相羅織卿須守尸過七日却後燒化勿令參差語訖便死其夕楊夢一比邱至撫摩其頂謂曰君有生象須晨起聽好消息至也及明楊起令奴扶出猝遇倪妻縞素而入具陳其事楊私喜曰如是我何惜斷除煩惱障乎復命僧祝其髮半焉明日密賻四金趣令殮棺燒化更無外人知至第七日是七月廿一倪果被論放還覓尸不得繞室號呼怒其妻曰與卿七日爲期何不少待今楊鐸爲僧別遣從僧中攝取矣我歸又無宅舍飲恨如何隔二日楊竟亡也倪家至今叫喚不絕百日常言曰身在何處

還我來同里包衡見而述于吳下

### 顧偉見地獄變相

常熟縣居民顧偉以醫業寓郡城之鶴橋謹厚知名萬歷癸丑夏篤病旬餘至五月三日陡然起立合掌而逝人咸謂其善終下屍于地心頭氣煖脊骨環聚守之越三日復活開目求飲食便能起坐說初三之時不聞鬼使追呼冥然若夢忽親觀世音菩薩三形如今虎邱寺中行像而身更廣大儼然從空中下也偉便頭而作禮隨行至一處見紫石城一帶石色如磨盤樣仰望峻

### 繪圖第九 冥跡

天知不足齋重訂

極不見女牆城傍多有小圓窗約可徑尺亦漏微明徘徊之際遽失菩薩真形所在矣傍有一婦人年可五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道貌端莊手持寶珠當前而立語偉曰凡人去來必須此窗中出入也偉下拜祈之曰何有爾許大孔容某身出入其間邪婦人曰旣不肯入且將汝遙望言未及竟若有人掖之上者偉望見有數重門戶五屋彩樓一大圓鏡安在高臺上鏡光瑠璃洞澈明照數丈相望如月纖微畢陳婦人曰凡人善惡隨心所現汝一生罪福安能逃此鑑乎引偉立鏡前忽

覺身在鏡中從前隱穢一切歷歷懾然喪膽不敢仰視而從傍隱隱露出善果二字偉心稍安又覩黑丸子數枚如龍眼大掩映其內偉怪問何物婦人曰此是汝陽世未了公案也俄而又至一處見大地皆作黃金色望之燦然如積麥薪之狀中間徑丈洞穴類井形其深不測未詳下何物婦人曰汝去不得曰是何地不可往乎曰幽途苦相其變無窮汝欲下觀切莫忙怕因命偉蹋梯而下其梯長可數十尺既下以手摸城垣又皆黃石側盤鱗次葺之極細密如人間走花砌甃然徧地漆黑

繪圖第九 冥跡

五知不足齋重訂

偉疑是黑暗地獄矣已又至一處見囚徒數十人或枷或鎖或鉗梏或露髻或無頭或無腹或無手足或缺左股或缺右股或瘡爛膿血或肢體不完而皮肉皆好然並是活者已又至一處見徧地人肉塊形似冬瓜瓢無頭屍手足若大若小旋轉不定已又至一處見長短棺槨堆積空屋數間已又至一處見人形如怪獸胸前一聚皆豬毛有婦人胸生六乳者形體多欠缺不完者約三十許輩則皆童子嬰兒偉至相顧有喜色曰某等無罪恣意遊行今無了期不如隨君共尋歸路矣指向

所積棺槥處皆其屍也偉四顧陰慘心生愁怖便與童子嬰兒以手相引而出歷南大道二百餘步寂無人跡轉覓舊路已非彌望皆水前所遇青襖婦人不見及所引童子嬰兒亦不見停立少時忽復有了角女子從地踊出挑菜就水邊洗遙見偉立挺手一推雨汗而甦甦已次第經歷種種地獄變相奄然都滅鄰里聞之競來問委荅敘如前口授不悉因條記本末以傳遠近發願菜食長齋供養三寶先洗梁皇慈悲懺一部

姚大理冥中辯荅

繪園第九 冥跡

三知不足齋重訂

明秀水縣大理寺寺卿姚思仁久居憲職望積蘭臺萬歷壬子年春謝病還家常于夢中見人索命至六月間似夢非夢見一使者齋板來召姚倉卒間整冠束帶著公服徒步隨行所經歷處與世無異恍惚至一公署重門廣殿丹碧炳耀俄有藍縷惡狀之鬼十六人椎髮敝衣而目盡血相隨紛鬧有聲叫屈稱冤漸來加逼姚問何處人曰山東人也昔枉見殺從公徵命姚乃南面而立叱曰吾職本代巡決錄重囚皆監司守令定罪依而行之何與于我言訖羣鬼稍稍引退聚于門外相守如



故使者引姚入丹墀見冥王著袞衣坐堂上牀几案褥翼侍森嚴姚乃升階長揖王不爲動姚心知其非陽道矣然氣固不撓從容告曰未委君侯見召之旨王曰罪何多也今從汝乞命者不可勝數姚曰思仁生時積善好修歷官二十年未嘗枉濫一人妄殺一命安得有乞命者乎有之是誣陷耳王呼主吏檢按文籍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一黃衫吏捧出大葉子簿黃紙簽標開數幅至思仁款乃唱曰無大罪亦無大善王曰誠然何有爾許寬對耶此曹當是受枉於下僚而卿不與之

繪園第九

冥跡

至知不足齋叢書

申雪耳姚曰思仁奉天子命巡察四方知有三尺而已其枉與直固無容心也于是黃衫吏出向門外藍縷惡狀之鬼前十六人者一一諭令且去當別爲料理俄而遂散姚乃進曰平生有過不蒙見遺平生作善不蒙見錄豈冥中亦無公道耶王曰何謂也姚曰思仁昔年採訪河南曾請朝廷三萬金賑飢所全活民命以數十萬計厥功顧不大歟王曰此吏部郎賀燦然事非卿之力敷主吏再呈功德簿與看見側注其下云燦然功九思仁功一姚曰爾時賀燦然爲行人此疏雖其起草然上

疏者實思仁也王曰汝初無意乃燦然勸之何勞說此  
姚曰思仁自河南復命上此疏萬一聖怒不測罪在思  
仁燦然豈得而與哉王聽其詞辯遂出位抗手而言曰  
卿言有理如此則功過亦畧相當卿與賀各載其半矣  
因謂曰候交代時當更議也然卿祿算尚遠可速放還  
連催主吏遂被前使者推却出門初似墮層崖少焉如  
睡而覺初賀小選燦然在大行時奉使入洛與姚同里  
至感當姚行部之日邀賀署中從容譙語賀曰卿爲繡  
衣使者報命闕庭能忘嘉謨之獻歟姚曰固也竊嘗計  
之無便宜可請者奈何賀曰以歲之大祲流亡滿目誠  
得請于陛下發御府金錢賑之所全活亡算矣言無善  
于此者僕行李之役未畢有志從事而尚未遑也因出  
袖中疏草示姚姚讀旣訖遽納諸已袖中尋卽錄其草  
以奏上如冥中所記不差至是得活自言辯荅辛勤不  
可具載遠近皆聞包衡金枝等說大畧相同

施秀才爲冥中花鳥使

蘇州府學秀才施安弦字吉甫住城西日輝橋轉灣爲  
人坦夷胸無城府鬚眉飄然雅有飲量萬曆甲寅安弦

年四十九歲矣三月十六日右腿忽患溼毒流注遍身  
浮腫醫言毒宜解不宜潰後竟潰下黃水數斗宅宅皆  
聞酒臭浮腫雖平邑已不起至五月初四日忽召其二  
子萬邦萬年而語之曰遠行之期在今日矣速營後事  
須臾神漸索漠少時而死至宵分忽翻身復避急索參  
麥湯飲住身蹶能起坐說死時有八十騎擁門相迎一  
吏持版云天帝召去爲花鳥使因問吏何地荅言初黜  
福建後乃改北直隸問吏職事何如荅言務甚劇所司  
花鳥有二院手不停批榜掠無數問荅既已先行至一

繪圖第九 冥路

靈知不足附重訂

處是大公署暫停其下見有人持出金冠蟒衣來與安  
弦著安弦既著升堂坐定尋思兒時便思仕宦今將齒  
半百老作寒儒死乃得爲陰官亦復何恨但念人間事  
都未了妻兒親舊俱在吳下北行路遠舉目無親豈可  
妄受此職卽據案修疏辭謝封付來吏脫金冠投擲于  
地而起忽見後堂突出黃衣老翁以頭向安弦胸上一  
撞幾踏于地就視乃先君也讓安弦而罵曰地府之官  
權位甚尊且上帝所命汝安得辭吾方出苦趣中與汝  
母住此相待今一旦辭職徒重父母之罪于汝安乎言

訖悲淚又語安弦汝既不便之官可乘此暇往鄴都一  
觀地獄變相還語于世人也遂巡有人引安弦入鄴都  
城中其地黑暗無諸日月但見數萬罪囚在地獄中悉  
受苦報刀山劍樹火院鑊湯宛轉呼號曉夜無息主鄴  
都者稱是韓公不詳名號如陽世都憲之職安弦似曾  
識面因煩贊成辭疏韓公欣然首肯令安弦且暫還家  
繇此得活其夜楓橋周大來安弦舊主人也亦夢安弦  
車騎詣門辭別說北行赴任未知辭得脫否兼就其兒  
索所借後場文字付兒萬邦收讀明日端陽大來使兒

繪圖第九

冥跡

語知不足齋重訂

入城問先生病參語夢兆曰無之苦惡纔言死狀駭與  
交夢相符至初十日早起安弦忽向二子說冥使到矣  
辭疏似不下也如何至十六日早起安弦又說如初惆  
悵自責因云辭疏奏聞不合嬰觸帝怒幸遇鶴上二仙  
我隨至其廬都非人境拜求方便解救一仙不顧而入  
一仙已諾我矣問二仙姓名安弦搖手曰不可但說記  
得堂中春帖子一聯速呈紙筆吾當書出爲驗安弦平  
生不喜聲律忽便于枕上題翠羽碧翎王子斃緗絲絳  
緣呂公裘凡十四字其下注云仙人所乘二鶴皆能作

人語疑卽是青田使者非世間凡鳥比也至廿一日早起安弦又說遠行必矣迎者三官舫並狹小不堪住怒之姑令易其大者耳其夜安弦于枕中唱曲通宵如此至廿二日早起頻呼湯沐誠二子勿以鬼言浪傳于世恐人笑其荒唐但地獄之說汝曹不可不信勉植善業凡百柔讓叟公唾面自乾干載可師也是日薄暮復索紙筆畱要語示二子及方拈筆已落地不能舉有頃便絕家人焚衣于庭其衣悉布製者無端現出異花衆驚視之皆纏枝牡丹錦也斯尤異矣安弦是宋明經懋澄內兄希言因懋澄以交善懋澄親見其尸如蟬蛻仙人

繪圖第九 冥跡

蓋知不足齋重訂

孫陳畱三應冥數

陳畱令孫養正蘇州吳江縣人少有英才風容美麗嘗行市上顧影自憐婦女多隨看之雖潘仁衛玠未之過也年十八舉吳江縣茂才館于鉅姓方修舉業數爲東牆所挑因爾放蕩不檢頗負輕薄之譏時新娶妻生子矣夜宿館中天猶未曙忽見一皂衣人持版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養正訝是郡縣大夫招尋諾之而起坐未定又有胡帽長髯人直至牀頭呵驅甚迫養正卽頓

臥牀上泯然如盡其魂不覺隨出路遇親知告而莫應於是出吳江城門行可十餘里奄至一處城郭宮闕高麗都非人間入門升階望見當廳貴人儼若王者袞冕南向視養正而不言養正心知其爲陰道矣泣告無罪王敕黃衣吏引至西廊下發閱罪簿見其簿堆積于大格縱橫可三尺許展之几席皆滿中載已身生年月日里族妻子甚詳後列名第官祿字頗模糊而其下並注蠅頭小楷閱不甚真然半是生平曖昧事慚悔無及黃衣吏仍引之至王所王問有是事乎對曰有之罪實不

繪園第九

冥跡

美知不足齋重訂

在養正也養正父老妻少子纔彌月家事百無一了尚希寬恤赦令自新王亦首肯再三乃判十月日三字于案後令前一皂衣人送之還推下階級須臾便活歛如夢醒日已暮矣左右云以爲郎君且死獨心下未冷耳是時往來觀者窗戶疊跡然不敢以實語人爾後誓戒酒色愛不自勝至其年十月十日安然無恙主人曰夢耳曷足憑乎彊持杯勸飲遂復飲如初纔十月又奇十月而聯捷癸卯甲辰科第既擢科第後謁選得陳雷縣爲縣甚有聲頗以修潔自勵無何疾作纔十月又奇十

日而告歸歸未久倉卒而逝似復有鬼神召之者逝之日却是十月初十日也三應冥數一一無差焉同年舉人王騰程說之

達上人入冥

蘇州東華巖寺沙彌淨達乳名午孫葑門外人也少有戒行萬歷甲寅正月初五夜夢在葑門俗家有人叩戶連呼午孫便被攝去雲昏霧暗狼狽前行須臾入城豁然宮闕其門如雉牆之形並畫虎頭巖峻無比上有金字榜額帖聯頽城隍廟模樣淨達入門跪階下見兩傍

猶園第九 冥勝

蓋知不是齋重訂

堆積于地者皆麻布襪也襪中微聞喘息聲似有人在問之云並是陽界錄來未結公案者俄見朱衣貴人垂簾而坐攝人白云追午孫到貴人云旣已出家且放去因囑淨達曰此去爲僧要信心我爲汝勾却文簿也遂舉筆抹其名攝人引出且導淨達西行至一處滿堂僧衆見其亡過先師海潤方倚案數錢散與徒輩直視淨達云汝安得來此荅云弟子被攝今蒙放還偶來游戲耳海潤云隔壁雍熙寺慧蘭師今日分家忙甚汝來恰好亦分少許去數錢十文與之問欲見慧蘭師乎可進

去又經一重門果見師跏坐在禪牀上牀頭倚一竹杖  
周遭壁上挂衆僧袈裟數十領既出徘徊庭序奄見兩  
廊下鎖繫藍縷僧徒無數都不相識驚嗟良久於是遂  
還回頭却在元妙觀東嶽廟前忙走還寺徧街積雪泥  
滑不得前被攝人推仆于地而寤寤後猶記榜額帖聯  
與沈顥輩說停三日盡忘之矣淨達自言

第九  
終

齋園第九  
冥跡

冥知不足齋重訂





